

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

精華解析

## 唐太宗本紀

——《舊唐書》卷二、三

### 【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】

#### 李元昌與李承乾謀反

——毛澤東讀劉昫等《舊唐書·李元昌傳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一八頁）

### 【解析】

漢王李元昌是高祖李淵的第七個兒子，在軍事政治上均無大的建樹。作為皇室貴胄，不以身作则，率先垂範，反而違法越禮，擾亂州郡，當然遭到李世民的斥責。李元昌心懷不滿，漸生叛心，于是有意接近太子李承乾，企圖推翻李世民的皇位。

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長子，武德二年生于長安承乾殿，因而命名。武德三年，封恒山王。太宗即位后，立為皇太子，時年八歲。「性聰敏，太宗甚愛之」。太宗閑居時，一切庶政由承乾聽斷，「頗識大體」，因而很得太宗的賞識。

為了培養李承乾，唐太宗李世民可謂煞費苦心，不遺余力。

李世民首先選擇年高望重的李綱為太子少師。李綱的教育內容大體上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為主，師教嚴肅，「每談論發言，皆辭色慷慨，有不可奪之志。」當時年僅十二歲的承乾未嘗「不聳然禮敬」。唐太宗對承乾虛心接受師教，最初是滿意的。然而，承乾生長于深宮大內之中，長于婦人

之手，成人后缺乏乃父那樣弓刀躍馬、千里馳騁、接觸民間、目睹社會動亂、民生疾苦的閱歷，故而眼光短淺，識不及遠。「及長，好聲色，慢游無度，然懼太宗知之，不敢見其迹。每臨朝視事，必言忠孝之道，退朝后，便與群小褻狎。」而且承乾想方設法閉拒宮臣的進諫規勸。當唐太宗發現了承乾的某些劣迹后，並沒有放棄對他的期望和培養。貞觀五年六月，太子少師李綱病逝，唐太宗把教育太子的重任委之于左、右庶子于志寧、李百藥的肩上。李百藥針對承乾頗為留心典籍及愛好嬉戲的特點，寫了一篇《贊道賦》，以古來儲君成敗之事來諷諫承乾，唐太宗對此十分賞識，然而李承乾依然故我，于志寧、李百藥只好灰心離職。

唐太宗考慮到承乾雖有過失，然而仍有可塑的希望，認為只要有名師指點，總可匡正過失。于是又物色了中書侍郎杜正倫為太子右庶子。杜正倫曾為秦府文學館學士，貞觀初以不畏觸犯逆鱗而聞名朝野，唐太宗起用杜正倫的用意在于「太子生長深宮，百姓艱難，耳目所未涉，能無驕逸乎！卿等不可不極諫。」設身處地為承乾着想的用心可謂良苦。這時，承乾脚上患病，不能朝謁，失去了太宗對他教誡、監督的直接機會。于是群小之輩乘虛而入，引誘這個「好聲色」的太子走上「侈縱日甚」的浪蕩歪道。對於杜正倫的規諫，他全不理睬。杜正倫只好向太宗申訴。太宗認為，太子的脚病是可以治愈的，但太子的聲譽不好，沒有愛賢好善的聲望，與小人的引誘是分不

開的，并鼓勵杜正倫施以嚴教。杜正倫因而采取了從正面誘導的方針，着力彌補承乾『不聞愛賢好善』的缺陷。但是屢次開導都沒有奏效，最后只得攤出底牌，想用乃父的私囑來威懾他、冀其震懼，改過自新。但承乾作表奏聞，太宗難堪，只得遷怒于杜正倫，貶為州官，以示懲罰。

經此一波三折后，唐太宗還未完全失去對承乾的希望，又選定當代宿儒孔穎達為太子右庶子，以匡其失。孔穎達堅守諫職，『每犯顏進諫』，面折承乾。承乾的乳母認為措詞過重，孔穎達不為所脅，反而『諫諍愈切』，并借承乾命撰《孝經義疏》之機，『因文見意，愈廣規諫之道』。太宗聞訊后，深為嘉納，賜給孔穎達帛百匹、黃金十斤。可是承乾還是無動于衷。唐太宗只得另覓名師。貞觀十二年，遷孔穎達為國子祭酒，遂另任命著名諫臣張玄素為太子右庶子。

以上可以看出，太宗李世民與太子李承乾之間有着嚴重的分歧和矛盾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：

首先，文治與武嬉不同。

唐太宗執政以來，標榜偃武修文，尊賢禮士，而承乾則毫不理解唐太宗的崇尚文治，也不懂儲君守成重在守文的道理，一味嬉戲廢學，甚至荒唐地表示自己有朝一日身為天子后，甘心去做一蕃將頭領，這當然不能為太宗所容。

其次，納諫與拒諫不同。

唐太宗即位后，大力倡導納諫，并因自己能納諫也希望太子像他一樣。而承乾則不喜諫臣，不納善言。貞觀十六年，張玄素針對承乾『敗德日增』的逆境，再次苦口婆心，提出『如其積德不弘，何以嗣守成業？』的嚴重問題，無疑是向承乾攤出了底牌。但承乾對自己的位危的現狀無動

于衷，甚至還想派刺客殺掉張玄素。唐太宗一再宣稱納諫治國，承乾則反其道而行之，加深了彼此之間的矛盾。

最后，親賢與疏賢不同。

唐太宗立國以來，思賢若渴，一旦發現賢才，必禮賢下士，這是促成貞觀之治的一條重要經驗。承乾則與乃父相反，正如太宗所指出的『不聞愛賢好善，私所引接，多是小人。』既然不愛賢才，必然疏遠正直，狎近群小之輩。既然父子對用人政見如此相左，當然沒有共同語言。

唐太宗為了鞏固貞觀之治的成果，為了維護大唐江山，必然按照自己的模式來確立合乎他理想的接班人。承乾在文治、納諫、用人方面均不具備治國安邦的才略，唐太宗要廢掉他，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。

當承乾的太子地位岌岌可危之時，他與同黨制定了暗殺與政變的兩個應變計劃。第一是派刺客于承基謀殺魏王泰，企圖除去嗣君的爭奪對手，保住太子的地位。后因此計未成，只得退而求其次，妄圖發動宮廷政變，威脅唐太宗放弃廢立太子的決定或逼其退位。

當漢王元昌得知承乾有謀反之意時，立即與之互相勾結『刻臂出血……共為信誓，潛伺間隙。』

然而，事與願違，承乾與元昌及其黨羽的陰謀並沒有得逞。齊王李祐在齊州謀反被平定后，供出了元昌、承乾的陰謀。元昌因是太宗的親兄弟，不忍加誅，特赦免死，但大臣高士廉、李世勣等認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，遂賜元昌自盡于家；而承乾因系太子滅死為流，廢為庶人，徙放黔州，兩年後死去。

毛澤東對李元昌與李承乾的作為是持鄙夷態度的，稱之為「謀反」，恰如其分。毛澤東的批注「李元昌與李承乾謀反」是在《李元昌傳》的內容中加的，而在李承乾的傳中則沒有加批注，可能毛澤東認為李元昌對謀反應負主要責任。的確，李元昌為李世民的親兄弟，不躬自檢點自身的缺點與錯誤，對於兄長世民的批評既置若罔聞，又復生怨恨反叛之心。李承乾是元昌的親侄兒，叔伯竟然與侄子聯系合謀宮廷政變，企圖重新上演「玄武門之變」的悲劇，是李世民絕不允許的。從另一方面講，李承乾身為太子，辜負了世民的一片苦心，不思進取，不思修身養德，不思治國安邦之策，反而逆歷史潮流而動，被趕出歷史舞臺也是順理成章的。李世民對李元昌、李承乾的謀反作了果斷的處理，避免了政局的動蕩，使「貞觀之治」的成果得以鞏固并繼續發展，可謂順天應人，與此前的其父李淵「遇事無斷制」形成鮮明的對比。毛澤東對李元昌與李承乾的鄙夷與譴責，正是對李世民的的一種肯定。

### 【原文】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，高祖第二子也。母曰太穆順聖皇后竇氏。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生于武功之別館。時有二龍戲于館門之外，三日而去。高祖之臨岐州，太宗時四歲。有書生自言善相，謁高祖曰：「公貴人也，且有貴子。」見太宗，曰：「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年將二十，必能濟世安民矣。」高祖懼其言泄，將殺之，忽失所在，因采「濟世安民」之義以為名焉。太宗幼聰睿，玄鑒深遠，臨機果斷，不拘小節，時人莫能測也。

大業末，煬帝于雁門為突厥所圍，太宗應募救援，隸屯衛將軍雲定興營。將行謂定興曰：「必

賁旗鼓以設疑兵。且始舉可汗舉國之師，敢圍天子，必以國家倉卒無援。我張軍容，令數十里幡旗相續，夜則鉦鼓相應，虜必謂救兵雲集，望塵而遁矣。不然，彼衆我寡，悉軍來戰，必不能支矣。』定興從焉。師次崞縣，突厥候騎馳告始舉曰：『王師大至。』由是解圍而遁。及高祖之守太原，太宗時年十八。有高陽賊帥魏刀兒，自號歷山飛，來攻太原，高祖擊之，深入賊陣。太宗以輕騎突圍而進，射之，所向皆披靡，拔高祖于萬衆之中。適會步兵至，高祖與太宗又奮擊，大破之。

時隋祚已終，太宗潛圖義舉，每折節下士，推財養客，群盜大俠，莫不願效死力。及義兵起，乃率兵略徇西河，克之。拜右領大都督，右三軍皆隸焉，封燉煌郡公。

大軍西上賈胡堡，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，以拒義師。會久雨糧盡，高祖與裴寂議，且還太原，以圖后舉。太宗曰：『本興大義以救蒼生，當須先入咸陽，號令天下；遇小敵即班師，將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。還守太原一城之地，此爲賊耳，何以自全！』高祖不納，促令引發。太宗遂號泣于外，聲聞帳中。高祖召問其故，對曰：『今兵以義動，進戰則必克，退還則必散。衆散于前，敵乘于后，死亡須臾而至，是以悲耳。』高祖乃悟而止。八月己卯，雨霽，高祖引師趣霍邑。太宗恐老生不出戰，乃將數騎先詣其城下，舉鞭指麾，若將圍城者，以激怒之。老生果怒，開門出兵，背城而陣。高祖與建成合陣于城東，太宗及柴紹陣于城南。老生麾兵疾進，先薄高祖，而建成墜馬，老生乘之，高祖與建成軍咸却。太宗自南原率二騎馳下峻坂，冲斷其軍，引兵奮擊，賊衆大敗，各舍仗而走。懸門發，老生引繩欲上，遂斬之，平霍邑。

至河東，關中豪杰爭走赴義。太宗請進師入關，取永豐倉以賑窮乏，收群盜以圖京師，高祖稱善。太宗以前軍濟河，先定渭北。三輔吏民及諸豪猾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計，扶老携幼，滿于

麾下。收納英俊，以備僚列，遠近聞者，咸自托焉。師次于涇陽，勝兵九萬，破胡賊劉鷄子，并其衆。留殷開山、劉弘基屯長安故城。太宗自趣司竹，賊帥李仲文、何潘仁、向善志等皆來會，頓于阿城，獲兵十三萬。長安父老賣牛酒詣旌門者不可勝紀，勞而遣之，一無所受。軍令嚴肅，秋毫無所犯。尋與大軍平京城。高祖輔政，受唐國內史，改封秦國公。會薛舉以勁卒十萬來逼渭濱，太宗親擊之，大破其衆，追斬萬余級，略地至于隴坻。

義寧元年十二月，復爲右元帥，總兵十萬徇東都。及將旋，謂左右曰：「賊見吾還，必相追躡。」設三伏以待之。俄而隋將段達率萬余人自后而至，度三王陵，發伏擊之，段達大敗，追奔至于城。因于宜陽、新安置熊、谷二州，戍之而還。徙封趙國公。高祖受禪，拜尚書令、右武侯大將軍，進封秦王，加授雍州牧。

武德元年七月，薛舉寇涇州，太宗率衆討之，不利而旋。九月，薛舉死，其子仁果嗣立。太宗又爲元帥以擊仁果，相持于折鼓城，深溝高壘者六十余日。賊衆十餘萬，兵鋒甚銳，數來挑戰，太宗按甲以挫之。賊糧盡，其將牟君才、梁胡郎來降。太宗謂諸將軍曰：「彼氣衰矣，吾當取之。」遣將軍龐玉先陣于淺水原南以誘之，賊將宗羅睺并軍來拒，玉軍幾敗。既而太宗親御大軍，奄自原北，出其不意。羅睺望見，復回師相拒。太守將驍騎數十入賊陣，于是王師表里齊奮，羅睺潰，斬首數千級，投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。太宗率左右二十余騎追奔，直趣折墪以乘之。仁果大懼，嬰城自守。將夕，大軍繼至，四面合圍。詰朝，仁果請降，俘其精兵萬余人、男女五萬口。

既而諸將奉賀，因問曰：「始大王野戰破賊，其主尚保堅城，王無攻具，輕騎騰逐，不待步兵，徑薄城下，咸疑不克，而竟下之，何也？」



太宗曰：『此以權道迫之，使其計不暇發，以故克也。羅暉恃往年之勝，兼復養銳日久，見吾不出，意在相輕。今喜吾出，悉兵來戰，雖擊破之，擒殺蓋少。若不急躡，還走投城，仁杲收而撫之，則便未可得矣。且其兵衆皆隴西人，一敗披退，不及回顧，敗歸隴外，則折撫自虛，我軍隨而迫之，所以懼而降也。此可謂成算，諸君盡不見耶？』諸將曰：『此非凡人所能及也。』獲賊兵精騎甚衆，還令仁杲兄弟及賊帥宗羅暉、翟長孫等領之。太宗與之游獵馳射，無所間斷，賊徒荷恩懾氣，咸願效死。時李密初附，高祖令密馳傳迎太宗于幽州。密見太宗天姿神武，軍威嚴肅，驚悚嘆服，私謂殷開山曰：『真英主也。不如此，何以定禍亂乎？』凱旋，獻捷于太廟。拜太尉、陝東道行臺尚書令，鎮長春宮，關東兵馬并受節度。尋加左武侯大將軍、涼州總管。

宋金剛之陷滄州也，兵鋒甚銳。高祖以王行本尚據蒲州，呂崇茂反于夏縣，晉、滄二州相繼陷沒，關中震駭，乃手敕曰：『賊勢如此，難與爭鋒，宜弃河東之地，謹守關西而已。』太宗上表曰：『太原王業所基，國之根本，河東殷實，京邑所資。若舉而弃之，臣竊憤恨。願假精兵三萬，必能平殄武周，克復汾、晉。』高祖于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之，又幸長春宮親送太宗。

二年十一月，太宗率衆趣龍門關，履冰而渡之，進屯柏壁，與賊將宋金剛相持。尋而永安王孝基敗于夏縣，于筠、獨孤懷恩、唐儉并爲賊將尋相、尉遲敬德所執，將還滄州。太宗遣殷開山、秦叔寶邀之于美良川，大破之，相等僅以身免，悉虜其衆，復歸柏壁。于是諸將咸請戰，太宗曰：『金剛懸軍千里，深入吾地，精兵驍將，皆在于此。武周據太原，專倚金剛以爲捍。士卒雖衆，內實空虛，意在速戰。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，糧盡計窮，自當遁走。』

三年二月，金剛竟以衆餒而遁，太宗追之至介州。金剛列陣，南北七里，以拒官軍。太宗遣總

管李世勣、程咬金、秦叔寶當其北，翟長孫、秦武通當其南。諸軍戰小却，爲賊所乘。太宗率精騎擊之，冲其陣后，賊衆大敗，追奔數十里。敬德、相率衆八千來降，還令敬德督之，與軍營相參。屈突通懼其爲變，驟以爲請。太宗曰：『昔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并能畢命，今委任敬德，又何疑也。』于是劉武周奔于突厥，并汾悉復舊地。詔就軍加拜益州道行臺尚書令。

七月，總率諸軍攻王世充于洛邑，師次谷州。世充率精兵三萬陣于慈澗，太宗以輕騎挑之。時衆寡不敵，陷于重圍，左右咸懼。太宗命左右先歸，獨留后殿。世充驍將單雄信數百騎夾道來逼，交槍競進，太宗幾爲所敗。太宗左右射之，無不應弦而倒，獲其大將燕頤。世充乃拔慈澗之鎮歸于東都。太宗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，劉德成自太行東圍河內，王君廓自洛口斷賊糧道。又遣黃君漢夜從孝水河中下舟師襲回洛城，克之。黃河已南，莫不響應，城堡相次來降。大軍進屯邙山。九月，太宗以五百騎先觀戰地，卒與世充萬余人相遇，會戰，復破之，斬首三千余級，獲大將陳智略，世充僅以身免。其所署筠州總管楊慶遣使請降，遣李世勣率師出轅轅道安撫其衆。榮、汴、洧、豫九州相繼來降。世充遂求救于竇建德。

四年二月，又進屯青城宮。營壘未立，世充衆二萬自方諸門臨谷水而陣。太宗以精騎陣于北邙山，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以擊之，因誡通曰：『待兵交即放烟，吾當率騎軍南下。』兵才接，太宗以騎冲之，挺身先進，與通表里相應。賊衆殊死戰，散而復合者數焉。自辰及午，賊衆始退。縱兵乘之，俘斬八千人，于是進營城下。世充不敢復出，但嬰城自守，以待建德之援。太宗遣諸軍掘塹，匝布長圍以守之。吳王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、徐召宗率精兵二千來會于軍所。僞鄭州司馬沈悅以武牢降，將軍王君廓應之，擒其僞荆王王行本。

會竇建德以兵十余萬來援世充，至于酸棗。蕭瑀、屈突通、封德彝皆以腹背受敵，恐非萬全，請退師谷州以觀之。太宗曰：『世充糧盡，內外離心，我當不勞攻擊，坐收其敝。建德新破孟海公，將驕卒情，吾當進據武牢，扼其襟要。賊若冒險與我爭鋒，破之必矣。如其不戰，旬日間世充當自潰。若不速進，賊入武牢，諸城新附，必不能守。二賊并力，將若之何？』通又請解圍就險以候其變，太宗不許。于是留通輔齊王元吉以圍世充，親率步騎三千五百人趣武牢。

建德自滎陽西上，築壘于板渚，太宗屯武牢，相持二十余日。諜者曰：『建德伺官軍乏盡，候牧馬于河北，因將襲武牢。』太宗知其謀，遂牧馬河北以誘之。詰朝，建德果悉眾而至，陳兵汜水，世充將郭士衡陣于其南，綿亘數里，鼓噪，諸將大懼。太宗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，謂諸將曰：『賊起山東，未見大敵。今度險而翼，是無政令；逼城而陣，有輕我心。我按兵不出，彼乃氣衰，陣久卒饑，必將自退，追而擊之，無往不克。吾與公等約，必以午時后破之。』建德列陣，自辰至午，兵士饑倦，皆坐列，又爭飲水，遂巡斂退。太宗曰：『可擊矣！』親率輕騎追而誘之，眾繼至。建德回師而陣，未及整列，太宗先登擊之，所向皆靡。俄而眾軍合戰，翼塵四起。太宗率史大奈、程咬金、秦叔寶、宇文歆等揮幡而入，直突出其陣后，張我旗幟，賊顧見之，大潰。追奔三十里，斬首三千余級，虜其眾五萬，生擒建德于陣。太宗數之曰：『我以干戈問罪，本在王世充，得失存亡，不預汝事，何故越境，犯我兵鋒？』建德股栗而言曰：『今若不來，恐勞遠取。』高祖聞而大悅，手詔曰：『隋氏分崩，崤函隔絕，兩雄合勢，一朝清蕩。兵既克捷，更無死傷。無愧為臣，不憂其父，并汝功也。』

乃將建德至東都城下。世充懼，率其官屬二千余人詣軍門請降，山東悉平。太宗入據宮城，



# 毛滂身言黑二十四史

精華解析

一八三六

奴。臣忝備藩維，尚使胡塵不息，遂令陛下議欲遷都，此臣之責也。幸乞聽臣一申微效，取彼頡利。若一兩年間不系其頸，徐建移都之策，臣當不敢復言。」高祖怒，仍遣太宗將三十余騎行茲。還日，固奏必不可移都，高祖遂止。八年，加中書令。

九年，皇太子建成、齊王元吉謀害太宗。六月四日，太宗率長孫無忌、尉遲敬德、房玄齡、杜如晦、宇文士及、高士廉、侯君集、程知節、秦叔寶、段志玄、屈突通、張士貴等于玄武門誅之。甲子，立爲皇太子，庶政皆斷決。太宗乃縱禁苑所養鷹犬，并停諸方所進珍異，政尚簡肅，天下大悅。又令百官各上封事，備陳安人理國之要。己巳，令曰：「依禮，二名不偏諱。近代已來，兩字兼避，廢闕已多，率意而行，有違經典。其官號、人名、公私文籍，有「世民」兩字不連續者，并不須諱。」罷幽州大都督府。辛未，廢陝東道大行臺，置洛州都督府；廢益州道行臺，置益州大都督府。壬午，幽州大都督廬江王瑗謀逆，廢爲庶人。乙酉，罷天策府。

七月壬辰，太子左庶子高士廉爲侍中，右庶子房玄齡爲中書令，尚書右僕射蕭瑀爲尚書左僕射，吏部尚書楊恭仁爲雍州牧，太子左庶子長孫無忌爲吏部尚書，右庶子杜如晦爲兵中尚書，太子詹事宇文士及爲中書令，封德彝爲尚書右僕射。

八月癸亥，高祖傳位于皇太子，太宗即位于東宮顯德殿。遣司空、魏國公裴寂告于南郊。大赦天下。武德元年以來責情流配者并放還。文武官五品已上先無爵者賜爵一級，六品已下加勳一轉。天下給復一年。癸酉，放掖庭宮女三千余人。甲戌，突厥寇高陵。辛巳，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寇戰于涇陽，大破之，斬首千余級。癸未，突厥頡利至于渭水便橋之北，遣其首帥執失思力入朝爲

覘，自張形勢，太宗命囚之。親出玄武門，馳六騎幸渭水上，與頡利隔津而語，責以負約。俄而衆軍繼至，頡利見軍容既盛，又知思力就拘，由是大懼，遂請和，詔許焉。即日還宮。乙酉，又幸便橋，與頡利刑白馬設盟，突厥引退。

九月丙戌，頡利獻馬三千匹、羊萬口，帝不受，令頡利歸所掠中國戶口。丁未，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于顯德殿庭，謂將軍已下曰：「自古突厥與中國，更有盛衰。若軒轅善用五兵，即能北逐獯鬻；周宣驅馳方、召，亦能制勝太原。至漢、晉之君，逮于隋代，不使兵士素習干戈，突厥來侵，莫能抗御，致遺中國生民涂炭于寇手。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，造諸淫費，農民恣令逸樂，兵士唯習弓馬，庶使汝斗戰，亦望汝前無橫敵。」于是每日引數百人于殿前教射，帝親自臨試，射中者隨賞弓刀、布帛。朝臣多有諫者，曰：「先王制法，有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，所以防萌杜漸，備不虞也。今引裨卒之人，彎弧縱矢于軒陛之側，陛下親在其間，正恐禍出非意，非所以爲社稷計也。」上不納。自是后，士卒皆爲精銳。壬子，詔私家不得輒立妖神，妄設淫祀，非禮祠禱，一皆禁絕。其龜易五兆之外，諸雜占卜，亦皆停斷。長孫無忌封齊國公，房玄齡邢國公，尉遲敬德吳國公，杜如晦蔡國公，侯君集潞國公。

冬十月丙辰朔，日有蝕之。癸亥，立中山王承乾爲皇太子。癸酉，裴寂食實封一千五百戶，長孫無忌、王君廓、尉遲敬德、房玄齡、杜如晦一千三百戶，長孫順德、柴紹、羅藝、趙郡王孝恭一千二百戶，侯君集、張公謹、劉師立一千戶，李世勣、劉弘基九百戶，高士廉、宇文士及、秦叔寶、程知節七百人，安舉貴、安修仁、唐儉、竇執、屈突通、蕭瑀、封德彝、劉義節六百戶，錢九隴、樊世興、公孫武達、李孟常、段志玄、龐卿憚、張亮、李藥師、杜淹、元仲文四百戶，張長遜、張平高、李安遠、李子

和、秦行師、馬三寶三百戶。

十一月庚寅，降宗室封郡王者并爲縣公。

十二月癸酉，親錄囚徒。

是歲，新羅、龜茲、突厥、高麗、百濟、黨項并遣使朝貢。

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，改元。辛丑，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，尋爲左右所斬，傳首京師。庚午，以僕射竇軌爲益州大都督。

三月癸巳，皇后親蠶。尚書左僕射、宋國公蕭瑀爲太子少師。丙午，詔：「齊故尚書僕射崔季舒、給事黃門侍郎郭遵、尚書右丞封孝琰等，昔仕鄴中，名位通顯，志存忠諫，抗表極言，無救杜稷之亡，遂見龍逢之酷。其季舒子剛、遵子雲、孝琰子君遵，并以門遭時譴，淫刑濫及。宜從褒獎，特異常倫，可免內侍，量才別叙。」

夏四月癸巳，涼州都督、長樂王幼良有罪伏誅。

六月辛巳，尚書右僕射、密國公封德彝薨。壬辰，太子少師宋國公蕭瑀爲尚書左僕射。

是夏，山東諸州大旱，令所在賑恤，無出今年租賦。

秋七月壬子，吏部尚書、齊國公長孫無忌爲尚書右僕射。

八月戊戌，貶侍中、義興郡公高士廉爲安州大都督。戶部尚書裴矩卒。是月，關東及河南、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。

九月辛酉，命中書侍郎溫彥博、尚書右丞魏征等分往諸州賑恤。中書令、郢國公宇文士及爲殿中監。御史大夫、檢校吏部尚書、參預朝政、安吉郡公杜淹署位。

十二月壬午，上謂侍臣曰：「神仙事本虛妄，空有其名。秦始皇非分愛好，遂爲方士所詐，乃遣童男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。方士避秦苛虐，因留不歸，始皇猶海側跼踖以待之，還至沙丘而死。漢武帝爲求仙，乃將女嫁道術人，事既無驗，便行誅戮。據此二事，神仙不煩妄求也。」尚書左僕射、宋國公蕭瑀坐事免。戊申，利州都督義安王孝常、右武衛將軍劉德裕等謀反，伏誅。是歲，關中饑，至有鬻男女者。

二年春正月辛丑，尚書右僕射、齊國公長孫無忌爲開府儀同三司。徙封漢王恪爲蜀王，衛王泰爲越王，楚王祐爲燕王。復置六侍郎，副六尚書事，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。前安州大都督、趙王元景爲雍州牧，蜀王恪爲益州大都督，越王泰爲揚州大都督。

二月丙戌，鞞鞞內屬。

三月戊申朔，日有蝕之。丁卯，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內諸州。出御府金寶，贖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。庚午，大赦天下。

夏四月己卯，詔骸骨暴露者，令所在埋瘞。丙申，契丹內屬。初詔天下州縣并置義倉。夏州賊帥梁師都爲其從父弟洛仁所殺，以城降。

五月，大雨雹。

六月庚寅，皇子治生，宴五品以上，賜帛有差，仍賜天下是日生者粟。辛卯，上謂侍臣曰：「君雖不君，臣不可以不臣。裴虔通，煬帝舊左右也，而親爲亂首。朕方崇獎敬義，豈可猶使宰民訓俗。」詔曰：

『天地定位，君臣之義以彰；卑高既陳，人倫之道斯著。是用篤厚風俗，化成天下。雖復時經



治亂，主或昏明，疾風勁草，芬芳無絕，剖心焚體，赴蹈如歸。夫豈不愛七尺之軀，重百年之命？諒由君臣義重，名教所先，故能明大節于當時，立清風于身后。至如趙高之殞二世，董卓之鳩弘農，人神所疾，异代同憤。况凡庸小豎，有懷凶悖，遐觀典策，莫不誅夷。辰州刺史、長蛇縣男裴虔通，昔在隋代，委質晉藩，煬帝以舊邸之情，特相愛幸。遂乃志蔑君親，潛圖弒逆，密伺間隙，招結群丑，長戟流矢，一朝竊發。天下之惡，孰雲可忍！宜其夷宗焚首，以彰大戮。但年代异時，累逢赦令，可特免極刑，除名削爵，遷配歙州。」

秋七月戊申，詔：「萊州刺史牛方裕、絳州刺史薛世良、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、隋武牙郎將高元禮，并于隋代俱蒙任用，乃協契字文化及，構成弒逆。宜依裴虔通，除名配流嶺表。」太宗謂侍臣曰：「天下愚人，好犯憲章，凡赦宥之恩，唯及不軌之輩。古語曰：『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。』」一歲再赦，好人喑啞。」凡養稂莠者傷禾稼，惠奸宄者賊良人。昔文王作罰，刑茲無赦。又蜀先主嘗謂諸葛亮曰：「吾周旋陳元方、鄭康成間，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，曾不語赦也。」夫小人者，大人之賊，故朕有天下已來，不甚放赦。今四海安靜，禮義興行，非常之恩，施不可數，將恐愚人常冀僥幸，唯欲犯法，不能改過。」

八月甲戌朔，幸朝堂，親覽冤屈。自是，上以軍國無事，每日視膳于西宮。癸巳，公卿奏曰：「依禮，季夏子月，可以居臺榭。今隆暑未退，秋霖方始，宮中卑濕，請營一閣以居之。」帝曰：「朕有氣病，豈宜下濕。若遂來請，糜費良多。昔漢文帝將起露臺，而惜十家之產。朕德不逮于漢帝，而所費過之，豈謂爲民父母之道也？」竟不許。是月，河南、河北大霜，人饑。

九月丙午，詔曰：「尚齒重舊，先王以之垂範；還章解組，朝臣于是克終。釋菜合樂之儀，東